

美地区的民歌)的典型发声特征是某种“沙哑”性。有意地追求这种“沙哑”之美、在“美声唱法(Bel Canto)的概念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这种“沙哑”的歌唱却赢得了广泛的人群。原因就在于,这种歌唱把生理性的情欲人声中的“沙哑”特质单独抽象或“过滤”出来,作为一种基本原素,构成一种特殊的发声形式或方式,这时,“沙哑”性虽然跟情欲性语调隔了一层,然而这种“沙哑”的情欲“意味”却仍然保留或“积淀”或“溶化”在发声形式中。由于“沙哑”之美离非条件反射原型或原祖的生理性自然基础更近,所以它能为人们普遍接受^①。当然,对这种“沙哑”的发声本身,我们不能简单地作出趣味评价,必须看它服务于怎样的内容。但是无疑,就形式的审美价值而论,它比“美声唱法”要低;并且不得不承认,它易于表现低级趣味的内容,也是事实。

再如器乐。器乐的“意味”往往也在于人声。对于情欲的人声的模仿,最典型的莫如爵士乐,爵士

乐里最典型的又莫如萨克斯风、小号、电吉它等模仿的这种情欲的人声效果。不论那些可能更富明显“意味”的各种滑音、喉音效果,我们且看小号与电吉它的“哇哇”声。“哇哇”声的深层“意味”实际上隐喻着人声的发嗲,某些港澳流行歌星咬字所特有的“扁韵”(声母发出后立即将韵母收拢呈扁状)即可看作“哇哇”的等义。它们都是人声发嗲的投影,只是“扁韵”更直接,而“哇哇”声则是影子的影子。自然,我们亦不一概否定爵士乐,而且对爵士乐的某些情欲模仿手法及效果,若借鉴得合乎高级趣味的目的,恰是极有意义的;但也不可否定,爵士乐的发生与发展主要还是以生理性的情欲发泄为首要目的的。

(未完待续)

^① 关于音乐表现的自然与非自然的远近关系,可进一步参见《音乐美学论稿》第38—39页。(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教学与科研》总第76号,1983年。)

纪念萧友梅、黄自音乐会在京举行

1984年,是我国著名音乐家萧友梅诞生一百周年,黄自诞生八十周年。1984年12月11日下午,首都音乐界数百人聚集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萧友梅、黄自纪念音乐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沅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萧友梅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黄自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很有代表性的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他们通过在创作、理论、教学等方面不知疲倦的努力和富有成效的活动,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应继承萧、黄二位先生的遗志,为促进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再接再厉。

纪念会上,中央乐团和中央音乐学院演出了萧、黄二人的部分作品,有合唱:《五

四纪念爱国歌》(赵国钧词、萧友梅曲),《山在虚无缥缈间》(韦瀚章词、黄自曲);钢琴独奏:《哀悼进行曲》(萧友梅曲);大提琴独奏《秋思》(萧友梅曲)以及独唱、重唱歌曲《春思曲》、《玫瑰三愿》、《花非花》、《问?》、《热血歌》、《南飞之雁语》、《晚歌》、《柏树林回旋歌》等;萧友梅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小夜曲》、《浪漫曲》、《小步舞曲》还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奏。

参加演出的有指挥家严良堃、女高音歌唱家叶英等。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孙慎、李焕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及江定仙等参加了纪念活动。

(姚 葦)